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路灯

·6·

李绿园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 路 灯

李绿园 著

• 6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六六回

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

话说谭绍闻吃了这场官司，边公亲手责成，免了项擎木枷。东街岳母爱婿心切，把出钱来，交与巴庚打点，刑房受了请托，转筒也拨了机关，却俱撞了木钟。这也提他不着。回的家来，无情无绪，闷坐东楼，惶赧之情，侥幸之心，俱也是不必赘述的。

过了四五日，德喜儿来说：“虎镇邦拐着腿，哼哼的，在后门上等着说句话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就说，我早上出城，上南乡看庄稼散闷去了。”德喜儿回复虎镇邦，虎镇邦道：“你说啥呀？你的主子去南乡里去？少时你的主子出来了，我先把你这小东西儿毁炉了！”德喜儿见话不是头，回来说道：“大叔要出去见他。说往乡里去，他先不依。”谭绍闻少不得去到后门，强笑道：“我当是谁哩。”虎镇邦道：“再没第二头愁头狼寻你了。话是在这里说，或是到你别的去处说呢？”谭绍闻道：“还请到前厅说罢。你可从胡同口过去，转到前门来。”虎镇邦道：“我从家走到这里，两腿已是疼的当不的，如何能从前边转？况且街上看见我这样子，也惹他们嗤笑。咳，我是算不的人了。”谭绍闻只得陪个小心道：“虎大哥也不是外人，就从楼院过去。”

虎镇邦哼哼的从地下爬起，随谭绍闻穿过宅院，至前厅

坐下。说道：“贤弟呀，你要救我。如今将主将我的头脑目丁也革退了，钱粮也开拨了，就如死人一般。我当初也是汉子，也不叫你格外助我，只把前日输我的赌欠，让过的不用再提了，只把不曾让的给了我，救我一家性命。也不枉向来好厮跟一场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当日夏哥说过，这赌账是全让过的。”虎镇邦道：“休说这话，看旁人听见笑话。你只说这八百两你输过不曾？让你二百两我说过不曾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休说那三绺梳头、两截穿衣、戴髻髻^①的话头。像我虎镇邦，今日就不该说上一千两，我不曾让过二百两，分外的骗你罢？我只要我的六百两银子，多一文我不要，少一文我不依。只问今日现成不现成。如不现成，也不妨订个日期，或是我来取，或是你去送，休要把日头错个影儿。这一场官司我吃的亏也足够了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只算大家造化低。”

虎镇邦道：“你我同开赌场，犯了官司，你是有体面的，虽说也挨了打；胸膛不曾沾地，只是师傅打徒弟一样，挠下痒儿就罢。像俺这一起儿狗彘的，舍着娘老子的皮肉，撅着屁股朝天，尽着的挨。他们还好，把我的衣饭碗儿也打破了。我如今也不说这话，只认个前生造化低。但求你只把我的本分道儿给了我，休要翻转了一向面皮，到底也当不了银子。”

谭绍闻无言可答，只说道：“一时打兑不出来，你也通前彻后知道的。我只是上紧与你凑办。若说订个日期，到临时不能完全，倒惹哥一发生气哩。咱们一向是如何的相与，我肯么？我只凑办停当，或取或送，再不得错了哥的事。”虎镇邦道：“你就不订这日期也罢了。我只有一说，却要一总儿齐完，济我一个事儿。我如今不吃粮了，好另外做个营运。万不许今日一半儿，明日一半儿，那个我便全然不依。”谭绍闻

道：“你只管将息，休要挂心，我自然有个道理。”虎镇邦道：“这个我就磕头了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休要罪我。”虎镇邦欠起身子说道：“我的屁股委实坐不住了，我走罢。”哼哼的还穿过后宅，谭绍闻只得送至胡同口，相别而去。

且说谭绍闻只图一时答应去了，其实胸中茫无所以。闷闷回到家中，暗地里拍着手道：“这可该怎的呢？”

到了次日，这客商中便有开送账目条子来的；也有差小相公问讨账目的；也有借问官司平安的话，顺便说旧日尾欠的话。若说一向账目，怎的一时都来索讨？原来这做客商的，本是银钱上取齐。若是主户好时，嘴里加上相与二字，欠他的也不十分勒索。倒像是怕得罪主顾的意思，其实原图结个下次。若是主户颓败，只得把相与二字暂行注销，索讨账目不少的而于此又加紧焉，只是怕将来或有闪损。近日谭绍闻风声不佳，各客商已默付几分，所以各讨各债，遂致不约而同。要之作客商离乡井，抛亲属，冒风霜，甘淡薄，利上取齐，这也无怪其然。

内中单表王经千一宗大债。本月前数日内，胞兄王纬千，自滇南楚雄府贩来药材，要往京师海岱门药材行发运。因胞弟王经千在河南省生理，先遣同伴伙计押车北上，要上郑州庙，自来祥符看望同胞。这些接风洗尘、问询家常的话，俱不必提。一日检点账目，内有谭绍闻借票一纸，银子一千四百五十两，三个月为限，过期不还，照二分半行息。王纬千道：“兄弟，你好孟浪！偌大一宗账目，如何并无个同人，难说当日曾没个人作合么？”王经千道：“哥哥有所不知。这姓谭的是萧墙街一个大财主，他这揭债像是头一次儿。少年公子性情，揭债极怕人知。把这一笔债放在他身上，每年有几

百两长头，难说他会赖债不成？况有亲手画押，是万无妨的。”王纬千道：“这也换过几个年头，怎的不见清算改笔呢？”王经千道：“大户揭债，最恶的是算账，尤恶的是上门索讨。每年清算，只像小看他一般。若再上门索讨，他们好动火性，再弄个别项，搪塞清还了咱，便把这注子大利息白丢了。不如只如忘了一般，日积月累，渐渐的息比本大，待他想起来时，便平不下这坑了。少不得找利息留本钱，胡乱的医治起来。咱便坐收其利，川流不息了。咱又不曾得罪他，他又不能说咱滚算。即令他果能全完，咱已经利倍于本，又成了一付大本钱。哥只知认药材行情，这些放债的妙用，哥还隔着一个行头哩。”

王纬千道：“大抵人动了揭字一款，便不是没病的人了。若果然没病，再不肯上药铺内取一付平安药吃吃。现在这谭家何如？”王经千道：“近来大动了赌，日子渐渐清减。”王纬千道：“这宗项利息已深，兄弟可生法讨来。我还要带些进京师，与他小弟兄两个，各办一个省祭官^②。”王经千道：“要讨这宗项，只得备席奉邀，酒席中间徐徐商量。”王纬千道：“随兄弟怎的。我只再等数日，要雇包程骡子，与货一齐过郑州进京。”

计议已定，那些投柬备席话头，只得从了省文。到了那日，谭绍闻径来赴席。肴核杯盏之后，说到账目，抬过算盘，乒乒乓乓，好不饶人。谭绍闻看那算盘子儿时，早已又添上几百两利息，少不得害怕起来。王经千算完，又重了一遍说道：“本不该逼迫。但只是家兄贩货进京，芦沟桥上税，到海岱门下了行开发脚价，得几百两。这货岂是一两天就销售的，还要住着等哩，火食盘缠，京城又比不得河南，是个销

金窝儿。万望谭爷凑趣，能全完固好，即不能全完，这整数儿一千，是再少不下来的。”谭绍闻说：“俗话说：‘好账不如无’。在我身上一天，就在我心里一天，恨不得一剪剪齐。争乃近日手窘，七疮八孔的，难以骤完。我心里比爷台还急。”王纬千插口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舍弟与府上自是好交，所以有此一番大交易。彼此通融商量，原是理之当然。只缘弟这番在南省买货，那开行的倒了灶，拿的银子去，再缴不完庄^③。打了一场官司，还欠下几十担。我不得已，把上京盘缠添上些，自己买完庄，指望到河南取这宗盘绞花消。将来未必发财，只求够本就算还好哩。总是脚根下就吃了亏，偏偏住在个倒灶行里。”

绍闻道：“打了官司，官府自然追比，他能不给么？”王纬千道：“虽说老爷追比，俗话说：‘要的有，要了的没有’。开行哩欠的客货多，把他的家业众人分了，竟是完不清，少不的歇手。”谭绍闻道：“穷遮不得，丑瞒不得。我近来负欠颇多，不过是典庄卖地，一时却无受主，心里急，事体却不凑手。望贵昆仲另商量个良策，办了上京的事。待我的事体行了，一五一十奉上。”王纬千道：“船不离舵，客不离货，只因向舍弟备这宗银子，少不得落后两日。千万望谭爷，本城主户，自有挪山之力，即令不欠舍弟的，还想去府上借一借哩。省城字号家甚多，千万挪移挪移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。现在我已出约卖宅子卖地，怎肯向别客户另起炉灶哩。况且一时不能寻的来。”王纬千道：“出约卖地，那是有年无日的事，弟是万万不能等的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既是不能等，我也就没别的办法。”

王纬千向王经千道：“这是你相与的好主户，叫你拿着财

东家行李胡撒哩！像你这样没材料，还在大地方装客商哩，只可回咱家拾粪罢。”王经千道：“谭爷看呀，若说没银子，像是不能行的。”谭绍闻此时是个急人，况且世故渐深，也不是书生腔儿，回言道：“王爷，我是出息揭你的，一天还不到，有一天的利息，不是白拖拉的，休要恁的苦逼！口口声声不赖你的债，待我有了清白你，为甚的勒限窘人？”王纬千道：“不是愚弟兄们勒限逼你，只是我的事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的事急，是你的事。当初咱两人原不曾见面。”王纬千道：“休说这话。我们是同胞兄弟，领的是一付本钱，北京、云南、湖广湘潭、河南开封是一个泰和字号，怎说咱两个没见面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我也不管你这话。就是一个字号，你又不曾遣上牌来，发上传单来，说北京货到河南，某日要银子。就是朝廷皇粮，也是一限一限的征比。何况民间私债？总是等我的事办妥，那时不欠不让，何如？况你说过，俗话说‘要的有，要了的没有’。我一时没有，您有法子您使去就是，告在官府，行息的账，官府也不能定期勒追。”

谭绍闻一面说着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经千弟兄两个也无可答应，也只得起身相送。到了门口，王经千道：“家兄性急，言语戇些。谭爷不必挂心，日后慢慢商量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。”谭绍闻回头道：“聆教。”彼此不悦而散。

谭绍闻路上想道：“我一向吃了软弱的亏，竟是硬着些儿也行得。”

呜呼！谭绍闻，你又错了。正是：

欠债速迟总是要，只争还早与还迟。

注 释

①三络句：指妇人。 ②办一个省祭官：这里指捐官。在省祭时好光宗耀祖。省祭，指扫墓祭祖。 ③庄：旧日生意行中，把一批货叫一庄。

第六七回

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

却说谭绍闻负债累累，家业渐薄，每日索欠填门，少不得典宅卖地，一概徐偿。还完的商家，一笔勾销，包裹银两而去，固是欢喜不尽。未偿的客人，拿着账簿争执不依。全不动分毫的，更是吵嚷不休。自此谭氏光景，竟是由夏徂^①冬，由泰入否^②。当此一时，夏天过去，冬景渐来，正是深秋之候。蒲黄柳脱，蛩哀蛩怨，真乃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”！

谭绍闻终日在家，愁闷不已，措办无术。一日，正在楼下与母亲王氏商量典当市房话头，忽听德喜儿说道：“南马道张大爷在后轩等着说一句紧话。”谭绍闻只得走到碧草轩。却见张类村老先生站在轩上，说道：“老贤侄快来商量一句话，行也不行？”谭绍闻急急上前作个揖，说道：“老伯纳福。”张类村道：“避祸不暇，那得还有福哩。”绍闻道：“老伯请坐说话。”张类村道：“站着说罢。我问你，当初惠先生住的那攒院子，闲也不闲？”绍闻道：“闲着哩。”张类村道：“我方过来见门儿锁着，门屈戌上边有你一个小红封签儿，自是闲房无用。我要赁下，住一家小人家儿。你愿也不愿？”谭绍闻道：“什么人家，老伯说明，才好商量。”张类村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原是第三房下，在家下各不着，我也再没个法子。因此想起老侄这里房院宽绰，赁一处院子，叫我这一点根穰

儿保全残生。不过跟随一个老仆，一个老姬做饭，我供米供柴，万般都不敢起动着老侄。至于赁价，也不拘多少，随在老侄酌度。”谭绍闻正急时，得此一段话说，遂说道：“小侄何妨卖与老伯。”张类村道：“勿图人之财产，《阴骘文》言之。那事我断不做。当日我与令尊先生，何等至交，今日我在老侄手里买宅子，叫我何以对令尊于九泉？叫我何以在文昌面前烧香？”谭绍闻道：“老伯既不肯买，就当下这院子亦可。实不瞒老伯，小侄近况着实手紧，索讨填门，毫无应付。老伯若念世交之情，就以卖价写成当约，待小侄转过气儿来，备价回赎。老伯事体及小侄事体，两下里都妥当。”张类村道：“这个还可商量。你引我就去惠人老先住的院子看看。”绍闻唤人取钥匙开门，二人同到那院里一看。房屋也甚坚固，只是烟薰的墙壁黝黑，院内砖头堆积可厌。这正是当日垒门护茅姓戏箱的旧砖头。张类村指着一个过道道：“此中可做中厕，即以此砖砌个墙影影身子便好。少时我叫舍侄与你商量。今日全得力的是这个舍侄。这舍侄前日取了一等第三名，开了廩缺，他也补不起。我替他拿出银子补了廩。我这舍侄见我有这个小儿，恐遭二房下毒手，每日便如做了巡绰官一般。全不像东院宋得明的侄子，只怕他叔得了晚子，他就过不成继。全不知亏损了自己阴骘，将来还想亨通么？”

话未了，只见一个小厮慌慌张张，提着马鞭子，跑来说道：“爷还不回去么，家里吵的天红了！南院我大叔要打杜大姐哩。爷咱走罢，马在外边门限上拴着哩。我那一处没寻到呢。”张类村出门就走。谭绍闻道：“还不曾献过茶。”张类村也不顾答应。那小厮说：“爷，上马。”掐的马上，飞也似出胡同走讫。

不多一时，转街过巷，张类村到了门首。下的马来，隔着院墙，只听得侄子声音说：“你当真的料我不敢打你么？”进的门来，却见二房下泪流满面，把脸上粉都冲成道儿，揉着眼乱嚷乱吵。张类村道：“你休哭么！”因向侄子说道：“你也放从容些。”

原来张类村结发梁氏，幼谐连理。生了几位相公，都未成人。只有一女，叫做顺姑娘，出嫁郑雨若之子为室。这老夫妇年过四旬，尚无子息。因此纳了一个副室杜氏，却正是梁夫人的主意。这梁氏可谓贤而有德。这副室杜氏，生的姿态颇佳，张类村虽是迂板性情，也未免有些“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”意思，以此遂擅专房。后来生了一女。自从不用乳食之后，这梁氏育同己出，也就在楼上，同梁氏睡成了贴皮肉的母子。这女娃儿叫做温姑娘，已七八岁，视生母还不如嫡母亲呢。每日叫一个丫头杏花儿——已十七八岁——伺候着。这三口儿成了一家。张类村与杜氏成了一家。张类村从不登楼，梁氏毫不介意。这杜氏也甚喜温姑娘离手离脚，自己独谐伉俪。却一家儿日游太和之宇。

谁知杜氏生此一女之后，那熊黑虺蛇，再不肯向梦中走一遭儿。梁氏望子情切，少不的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意中便想把杏花儿作养了罢，争乃杏花儿眇目麻面，矮身粗腰，足下也肥大的要紧。秘地里也与张类村商量过几次，张类村只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耽搁人家少年娃子做什么。阴鹭上使不得。”又迟了一年，梁氏道：“你也不必过执。你想咱二人年近六旬，将来何所依靠？东厢房哩，再也不见一点喜事。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若说将来侄子过继，南院的那一门，只有一个正心。若说咱为正心另娶一房，将来要孙子过继，未免难行。不

如你将就些，万一杏花儿生一男半女，岂不是万世良策？”这一片言语，也动了张类村广种无不薄收的意思。忽一日梁氏得了一个空儿，便暗中作成此事。也是张类村积善有素，天命不叫他中绝，春风一度，恰中吉期。后来杏花儿便想咸恶酸，害起“一月曰胚，三月曰胎”症候来。这梁氏暗中喜欢，秘告于张类村。张类村便默祷文昌，许下修桥、补路、放灯之愿。

惟有杜氏，并不知老两口子，秘地做了这杀人冤仇之事。总缘杏花儿生的丑蠢，也就毫不防范。况且本自独宠专房，因此诸事俱不小心。忽一日看见杏花儿腰肢粗上加粗，不像向来殷勤。又细勘确察了两日，心内忽一声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”这杜氏是不许街头卖夜壶的性情，一但窥其所以，便气的一个发昏章第十一③。

那一日叫杏花儿：“你与我把东厢房地扫一扫。”杏花儿怎敢怠慢，只得拿了条帚，向东厢房去扫。扫了一会，杜氏进房去，只听得说：“你为甚的把我的镜匣子弄歪了？”那杏花儿还不曾唧咕出一句话来，又听杜氏道：“你还想强口么！”这东厢房已早打闹起来。梁氏听见厢房吵打，心中有事，便作速下楼来吆喝。只见杜氏单打的杏花肚子。梁氏慌了，骂了几句，扯住杏花说：“你上楼去。我的丫头，那个敢打！你的身分，也比他高不多，你还打不起人哩。天下那个小老婆敢装正主母身分，硬要打人？你一发天翻地覆起来！”

却说杜氏，向在嫡室上边妻容妾顺，原是有尊有卑的惯了。今日遭此毒骂，一时也不敢骤为撒野。只因杏花儿有胎，忿恨之极，便办下舍死拚命心肠。略迟一会，硬回口道：“大奶，打人休打脸，骂人休揭短。我是您家小老婆，谁人不知？

也不该为着一个使女子，便无情无义的骂我！”梁氏道：“只为你心肠太不好！”杜氏道：“我心肠怎的不好？”这杜氏竟是一递一口的厮嚷。总因梁氏平日是个柔性儿，杜氏渐渐的话儿竟唐突起来。那杏花儿上楼来，吓的搐做一团儿，只推温姑娘下楼去劝。这八九岁女娃儿晓的什么，只说道：“姨妈，你看你的花歪了。”那杜氏向头上摸着花儿，撕在地下道：“我还戴他做啥哩！”

道言未已，只见张类村同侄子张正心到了院内。这伯侄二人从来不曾这样吵嚷，吆喝弹压了几句。张类村气的直上前厅来，张正心跟到了厅房。坐下，张正心问道：“适才这是怎样了？”张类村道：“前生命里没儿，也就认命罢了。偏你伯母贤慧起来，要弄些笑话儿，叫我见不得朋友。”张正心悄声道：“侄儿前日听侄妇说，伯伯这院里有一桩喜信，说是杏花身边有个缘故。岂不是咱家大喜事么？”张类村道：“偏偏杜大姐这几年没有个喜兆儿。”张正心道：“伯说错了。不拘杜大姐、杏花儿，与我生下兄弟便好。伯已年迈，愚侄情愿领着成人，教他读书。咱是祥符单门，愚侄每见人家雁行济济，叔侄彬彬，心下好生羡慕。回顾自己，却是独自一个。伯又年尊，近日轻易不到世故上走动，侄子好生孤零。况且咱本祖虽有人，现今隔省。侄只愿保重这个喜信。”张类村道：“可恨杜大姐，单生个女儿。你伯母又胡乱撺掇，叫我做下老而无才之事。杜大姐前日穷究了我一夜，我没敢承当。次夜又根究个不了，我原据实说了。今早我还睡着，杜大姐就起来了，我只说他是梳头哩，谁知他是掉泪哩。我问了一句：‘天色大明了不曾？’他答应道：‘我是瞎子，问我做什么！’气狠狠的。我就知道事不好。今日一发吵嚷起来。将来要惹人

家传笑。”张正心道：“人家传笑是小事，咱的祖宗血脉是大事。千万不可有了意外之变。愚侄虽年幼，也曾见城中人家，内边女人犯了妒字，往往把千钧悬于一缕的小相公命都坑害了。不如今日就把杏花儿带到南院里，叫侄妇承领。到分娩时果然是个兄弟，咱家就好了。”张类村道：“你说的是。”

伯侄遂到后院。张正心道：“杏花儿哩？”梁氏道：“在楼上。”张正心道：“叫他下来，我领到南院里教训他，叫他知道个尊卑之分。”梁氏知侄子是个好人，一声便叫道：“杏花儿你下来，跟你大叔过南院，瞧瞧你大婶子去。”杏花儿也知张正心内人贤淑，得不的一声，下的楼来，跟的走了。

张类村心下明白，更不搀言。到晚上，张正心使人取杏花儿铺盖被窝，梳拢器具。自此再不敢令到北院。杜氏且喜拔去眼中之钉。梁氏间日往视，张正心夫妇亦着实留心。单等十月降生。

日月如驶，到了产期，竟是“抱来天上麒麟子，送与人间积善家”。这张类村伯侄两院，无人不喜。这温姑娘一日七八回去看。惟有杜氏一个，直如添上敌国一般，心中竟安排下“汉贼不两立④”的主意，怎不怕煞人也。总之，妇人妒则必悍，悍则必凶，这是“纯如也”，“绎如也”，“累累乎端如贯珠⑤”的。每日想结交卦姑子，师婆子，用镇物、下毒蛊。争乃张类村是三姑六婆⑥不许入门的人家，无缘可施。想着寻个事故到南院闹去，又苦于无因，且怯张正心七八分。

一日杜氏知晓张类村伯侄俱赴文昌社去，心生一计，说屋里箱内不见了一匹红绸子，要向杏花儿根究。梁氏拦阻不住，竟是暗藏小刀子，到南院来。张正心内人，见识精细，听的杜大姐声音，早吩咐杏花儿：“急把小相公抱到屋里。顶住

门，万不可开。”杜大姐站在门外，说了偷绸子话，争乃室内只不答言，也就没法可生。又听小儿啼哭，真乃不共戴天之仇，胡乱骂了一场。张正心内人，说话伶俐，也弄些淡淡的没趣。杜氏只得仍回北院。

及张正心赴社回来，内人细述所以。到了“身边有小刀子”一句，张正心吓了一个寒噤。盘算了一夜，次日径向北院。叫伯伯另赁远宅居住：“万一疏忽遭了毒手，他一个妾室值个什么，岂不是天杀了咱伯侄？”张类村答道：“他不敢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”张正心见伯伯说话着迷，只撺掇叫赁房子。张类村因此上萧墙街来寻谭绍闻。

这张正心心里毕竟怒不能息，来至北院，找起昨日杜氏说杏花偷绸子一事，说道：“杜大姐再休要往我南院去。若去的多了，我的性子，万一撞突了你，休要见怪。”杜氏道：“你平白把这院丫头圈在你家，将来生的孩子，叫你叫什么哩？”这张正心年轻性躁，怎当的这一句恶言。直是怒如火起，竟张开手来要打耳刮子。这梁氏见侄子，是个新补的廪生，欧打庶伯母，虽是正气，却损美名。拦住吆喝道：“使不的！”张正心只得收回。这杜氏得了“使不的”一句话，一发撒泼，竟至披头散发，哭骂起来。恰好小厮寻的张类村回来，张正心未曾见伯，气狠狠的道：“你当真料我不敢打你么？”杜氏哭嚷道：“这不是我么，给你打！给你打！”张类村所以向侄子说道：“你且放从容些。”只因一个人生妒，真正夫妇、伯侄、妻妾一家人，吵成了“今有同室之人斗者”，竟是“披皮纓冠”而不能救了。

却说是日傍晚，虎镇邦又来索债。坐在前厅，只是不走。谭绍闻无奈，只得漫应要当宅院一处，银子到手，即便楚交。

虎镇邦等得日落，方才回去。

谭绍闻回到楼上，心中盘算：张老先生当宅一语，未必作准。正愁闷间，思量早睡了罢，好借梦寐之中，祛此心焦。忽听德喜跑来说道：“胡同口来了一辆车，内中坐了两个女人，抱着一个孩子。问那个院子是当年惠师爷住过的。大相公瞧瞧去。”绍闻喜之不胜，急忙跑出，走到胡同里，开了小南院门搭儿，推开门儿。说道：“这里是，这里是。”只见两个女人都下车来。一个男人先搬了一捆被褥，到了门首，绍闻道：“搬进去。”那人又回去搬了一个小箱子，又搬了一回钱。问道：“车上还有东西不曾？”一个女人答道：“完了。”那男人道：“你们都来罢。”绍闻躲开门，径让女人进去。

又见一个人急急走来。跟着小厮，右手提着一个未燃烛的灯笼，左腋下夹着一包东西。初昏之时，依稀认得是张正心。见绍闻弯腰一揖，说道：“舍下出丑，愚伯侄原非得已。万望世兄念世交之情，诸事照料。顶感不尽。”绍闻道：“方才进院，俱系何人？”张正心道：“一个是舍弟生母，一个是厨姬，一个是老家人。弟跟的车来，在街上买些吃食东西，蜡烛一斤，所以后至。即烦盛价取个火来，点起烛台。”这德喜早到楼院，取出一盏明灯来。跟的小厮，将灯笼点明。张正心道：“弟到院中看看。”一拱而入。少顷，即出来说道：“屋子久无人住，一切家伙俱无。万望世兄周章。”绍闻道：“桌凳床铺，今晚且自略备，明日再为扫除、刷糊。总缘早晨一语，不料今晚即至。请世兄到小轩少坐。那些杂事，叫小价与贵纪纲^⑦料理。”张正心与谭绍闻遂同上碧草轩来。

且说妇人性情，好看人家堂眷。这王氏、巫翠姐、冰梅，并老樊，听说张类村家是因醋析居，必定是赵飞燕的妹妹，就